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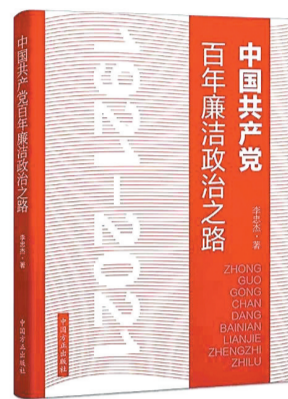
婀娜随风

孔修撰



《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洁政治之路》

本书系统回顾总结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矢志不渝追寻廉洁政治的奋斗历程、重大举措、主要成绩和基本经验,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揭示了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作者:李志杰 著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本书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14个方面对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人民平等参与权平等发展权、促进全民健康公平、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解读共同富裕宏伟蓝图。



作者:马建堂 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西海固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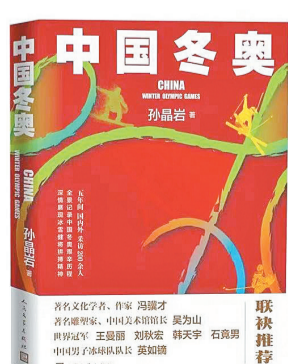
本书以贴近现实的创作见证了西海固地区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梯田建设”“盐地治沙”“扬黄灌溉”“开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结合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反映了西海固地区的巨大变化,写出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



作者:季栋梁 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冬奥》

本书是一本全景式书写北京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的艰辛历程,展现了运动员和教练员不畏艰难的拼搏精神以及建设者和志愿者续写奥运辉煌的信心与实力。



作者:孙晶岩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雯 整理 请相关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疫中一声问候 胜过多少鸡汤

防疫宣传形式多样,漫画和打油诗的组合让人眼前一亮。作者寥寥几笔,便将传统笔墨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与画面相配的一首首率性而肆意的防疫打油诗,读来令人称快。

非常时期把啥聊,防疫应是第一条。开口多问黄红码,见面总谈打疫苗。



不管你在何方,祝福身体健康。疫中一声问候,胜过多少鸡汤。

口罩疫苗加核酸,几层防护几道关。劝君莫嫌麻烦多,一切只为保平安。

晨起开机看疫情,哪有新冠记分明。刷牙只求一次过,洗手总得七秒钟。口罩上身方出门,绿码在手再前行。莫怨防疫真辛苦,只有坚持才能赢。

疫情防控天下难,稍有不慎又反弹。生命岂能当儿戏,严防死守莫怕烦。

疫情隔离心烦躁,恋人相会须等候。待到新冠散去后,摘下口罩亲个够。

天天病毒心添堵,待在家中憋得苦。只盼疫情早点去,街头又见广场舞。

待到春风吹起,我在花下等你。心中开满欢喜。



摘自《唐诗宋词》大曾

笔走万象

带来春天的东风,是旧相识

立春后的某一天,我推开窗,看见岸边渐次低矮以至于无的一脉青山,一夜之间都白了头。原来前一夜真的下雪了,下得还不小。那一溜山,斜斜的山脊线上已是白花花一片。而临江这面,或因山崖太过陡峭,只稀稀拉拉地积了些雪,几道虽不规则却流畅洒脱的白线,像是水墨画的留白。江水依然静静地流着,清碧如昨,唯有江面上一派氤氲的,温泉似的蒸腾水汽,让那雪后江天显出别致的柔情。不知何故,打小在这里长大的我,也不是没见过故乡的雪,重温故乡落雪情景的那份盼望却与日俱增。

转眼,回故乡已一年多,竟无一点雪的消息。这回终于下雪了。把目光收回来,俯瞰北岸的滨江一线绿化带,几乎没留下一点雪的影子,依然绿油油的。我原想到江边去拍几幅雪景,也只好作罢,于是站在窗边随手拍了几张。

上午,一位年轻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图片,还配上两句话:“江南处处梅花驿,雪最深里春十分。”照片拍得很用心,画面中红梅开得正盛,枝条和花朵上尽是轻盈相覆的白雪,红白相间,玲珑剔透,一枚枚花骨朵恍若钗在时光上的朱砂色印章。这不就是一幅《踏雪寻梅图》吗?我最近读到欧阳修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其中“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这一句正应了当下的景。还有张岱在《夜航船》里也说过雪与梅,他说,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自称诗思都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据说,“踏雪寻梅”的典故正由此而来。

红梅、白雪,今日别处未必没有,既有红梅又有白雪的今日家乡,却未必再有。我想到宋人卢梅坡的《梅花》诗曰:“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清人张问陶更称:“天人装束天然好,便买胭脂画不浓。”春消息须自己去寻。我心里翻腾了一阵,终于明白自己若不去看看那些雪中梅,或将难得安宁。故乡的雪中红梅,于我已不是一个存在之物,而是一个千古流传的意象。今日不去,或许将永远失去对它的身临其境,得不到一种真切的生命感受。

于是我驾车来到友人所说的地方。我驾驶在一条几近笔直的路上,半小时便开出二十多公里,到了杳无人行的空旷路边,正见到梅花开放。那里离大江不远,远望可见一片空蒙江天。我放慢车速,经过一丛红梅时,见一滴雪水凝在梅花瓣下,正亮晶晶的越聚越沉。我真担心它“啪”一声掉下来摔得粉碎,便忙停车熄火,紧紧盯着那雪与花之间的最后一点亲昵。我屏住了呼吸,那滴雪水凝结在那儿,竟然不动了。那一丛从梅的枝条都直朝天,不弯不曲,花瓣的颜色深红,连枝条也呈乌红。梅枝上浮雪已褪,偶尔的积雪厚处依然有冰清玉洁之貌,红梅数点、修竹几丛,一派盎然古意。想想眼前景色,似乎正是欧阳修在《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里描绘过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近千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次年,友人谢法曹从许州(今河南许昌)寄诗安慰欧阳修,欧阳修便写了那首诗作

答。所谓“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说的似乎正是那天我面对的情景。许州、夷陵两地相距遥远,山川阻隔,诗人情真意切地为诗友“万里”寄诗传递春消息,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身在异乡时忽略春景的那种心头震颤。在那贬谪之地,诗人眼里的一切都有些陌生,唯有岁岁年年按时相伴的春风熟悉而亲切,似在安慰一颗孤寂的心。

我虽没有诗人的遭遇,却也是少小离家白头归来,眼门外绵绵远山残雪融尽,绿装重换,江边的红花在晴朗的阳光下争相吐艳。来去匆匆的春天,不也同样让人感叹如梭的光阴和稍纵即逝的美好年华?

没几个人能够理解一个远离故乡半世的人,对几丛梅、对一场雪的那种欲说还休的牵挂。于是我写下一首小诗:“老夫略发少年狂,终见白雪映红妆。修竹瘦写丹青意,朱梅漏现满春光。”虽然这些句子终将淹没在古人对雪与红梅浩如烟海的吟咏与描绘之中,但我知道,在对故乡的“雪中红梅”的匆忙寻访中,我感受到现代生活的便捷,也重温了先贤面对过的古老时光。我没记住那踏雪寻梅之地的准确地址,只知道春天住在不久的旷野。

这地方大概永远都不会被我弄丢,也不会找错:顺着任何一条小路,跨过一条江,路过一片湖水,爬上一座小山,走向一片田野,就会抵达。即便下辈子再来,都不会弄错的——毕竟,那带来春天的东风,早已是生命里的旧相识了。

摘自《解放日报》汤世杰

世说新语

追求残缺是一种境界



容说出,“缺憾是一种美丽”的时候,实际上她已经不可超越了。民国数十年的传奇女性里,艳胜桃李者有之,才冠古今者有之,但是要论起最冷静旷远的人生态度,却鲜有人可以和林徽因比肩,她活得太明白,这个女人,旁人看起来那么年轻、柔弱而娇小,可无人看出她的内心住着的是一位强大、理性、睿智的老者,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她可以那么坦坦荡荡地欣赏徐志摩,却又能从从容容地拒绝与他携手一生,即使徐志摩牺牲张幼仪,斩断自己的前半生。

“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这一点,徐志摩用了一生的时间却恐怕也没有真正想明白,所以他又带着浪漫的幻想,迎娶了陆小曼,结局的心碎,大家都知道了。

不久前,我在民国文艺写了《白流苏,也是张爱玲》一文,有朋友读过之后问我,“睨敏,你认为张爱玲对爱情和人

生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敢妄下评论,不过我认可的是,她的文字是冷艳的——触心的冷,带血的艳。可是,我觉得张爱玲的淡淡冷艳,并非天生的天性,而是被其一生境遇无奈塑造的,她的骨子里其实有着燃烧的热情,只是无处释放,只能幻化成世情看破的犀利眼眸。

林徽因,恰恰不同,尽管她总是在谈论温暖,尽管她说“你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可是她的骨子里是“清冷”的。这并非贬义,而是说她对他人给予的爱和温暖没有依赖性,她骨子里透出的是一种自信和独立——爱于她,是锦上添花,而非生命的唯一意义。世间温暖时,就笑靥如花,世间冰冷时,就暗香幽放。

她曾经对中西诗歌有一段精妙的评价,虽说是言文化,却亦可瞥见其品性。“西洋诗,恋爱总站在前头,或是‘忘掉’,或是‘记起’,月是为爱,花也是为爱,只使全是真情,也未尝不太腻味。就以两边好的来讲。拿他们的月光同我们的月色比,似乎是月色滋味深长得多。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花‘不是预备采下缀成花球,或花冠献给恋人的’,却是一树一树绰约的、个性的,自己立在情人的地位上接受恋歌的。”别人可以爱到无我,她却一刻也不能丧失自我。甜腻却无我的圆满,抵不过残缺却自有坚持的孑然。

所以说,真正使林徽因成为如此生动明媚的传奇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徐志摩和梁思成。林徽因,真正出众的,是她作为一个“人”的眼界,而非作为一个“女人”的眼界。

摘自《民国文艺》睨敏